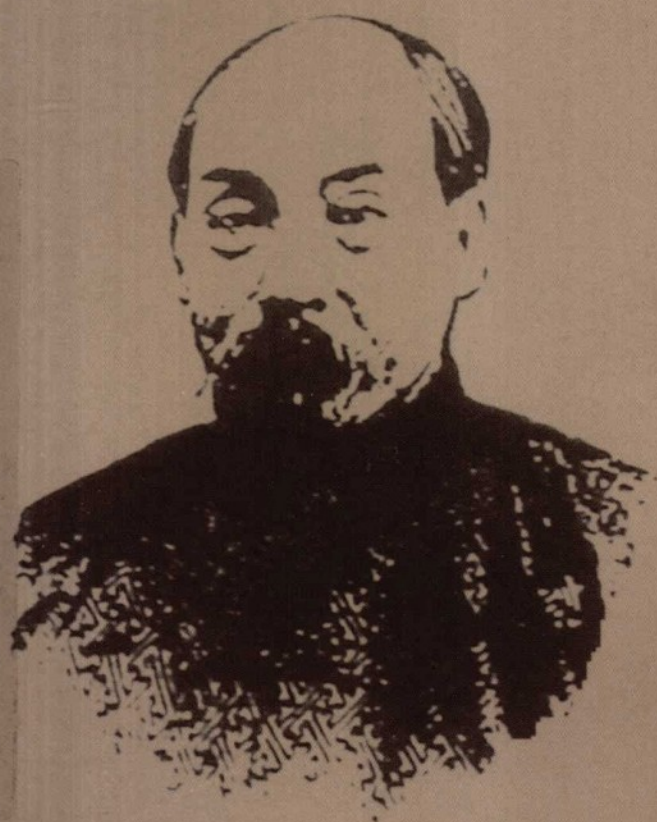


丁世仁

传

杨忠 著





传

D i n g G a n R e n Z h u a n

内容提要

本传共分20章，介绍了丁甘仁先生的生命轨迹。他一生坎坷跌宕，荣辱不惊。从孟河学医到苏州悬壶，再到上海开业，一步步从逆境中走来，最终成为一名名声显赫的医生。中年以后，他面对「欧风美雨」以及北洋政府歧视中医的不良困境，顶住压力，倾其所有，与上海中医界有识之士一道，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，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，也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，无疑是我国中医教育的先驱。

本《传》向读者展示丁甘仁先生的人物特征，还着重介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（清末民初）中医生存面临的危机，亦揭示了社会各界为保存中医国粹的抗争历程。

作者独辟蹊径，文笔独到，手法新颖，怀着敬畏之情解读丁氏的内心世界。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又兼顾创作的艺术规律，再现并激活了一代宗师丁甘仁的歧黄人生。

本文是迄今面世的首部以文学体裁讴歌孟河医派人物传记之作，对当今中医药发展具有现实意义。读来兴味盎然，令人卷不释手。

ISBN 978-7-81121-092-7



9 787811 210927 >

R. 083 定价 28.00元



或许，是丁甘仁天资和文静秉性使然，备受父母疼爱和关注，加之孔先生吉言的缘故，因此他们倾注了多于他两个哥哥的心血，把丁家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。正因如此，丁甘仁上学时，他的两个哥哥已辍学，在家中帮着母亲打理生活，从中可以看出丁氏夫妇良苦用心。

每日清早，母亲李氏总是帮丁甘仁整整长衫、扶扶帽子，并嘱咐他几句如“听先生的话，路上不要贪玩，早点回来”之类的话，然后将他送出大门，这也是李氏多年的习惯了。丁甘仁就这样独自一人，小小年纪身着盖膝的蓝布长衫，一顶黑色的瓜皮帽，腋下携着“四书，五经”走在去城西私塾学馆的路上，寒来暑往从不间断，成为孟河镇一道风景。

镇上的人也习惯地看着这个孩子从他们门前走过，有时也会喊上一句：“小三子，上学呀？”他也总是有礼貌的“叔叔”、“阿姨”回应着。

街坊羡慕丁家这个孩子，管束自己的孩子也常拿他做榜样，诸如“你看人家小三多有出息，勤奋好学，有礼貌，像你总是只知道疯皮，长大还不是像你爹，给人做工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”。

城西私塾学馆，名曰塾学馆，其实就几间很简陋的房子，里面供奉着孔圣人的画像，这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不变的敬崇，上自皇家的“上书房”下自平民百姓的塾学馆，无一例外。开课前要先向孔子像上香、行跪拜礼，然后向老师行礼。散学时对孔子像一揖，然后再对先生一揖，每天如此，这是学童必须遵守的规矩。学习的内容照例先是《幼学琼林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而后逐步深入，如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之类的必修课。日复一日地读书、背书、温书、写大字、写小字等等。或由先生讲解书中的内容，然后提问学生，稍后由易到难地开题作



告示,说:“我能治!”

于是,他被请到财主府上,他装模作样在病人身上,这里摸摸、那里看看,迟迟不开方出药。财主家人见状很“懂事”,先给了他几两银子,又是一顿好酒饭招待,吃罢,懒汉说:

“好治,不过我来得急没带药,你们派人跟我回去拿。”说完就出了门,其实他想溜,但是不可能,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人去取药。到了他的住处,原来是宿住在一个正在修整的破庙里,他叫跟着的人在门外等着,说在庙里配药才有灵气,而且不能被外人偷看,来人只好候在门口。他进了破庙,坐在地上想招,急出一身汗,手在身上无意一搓,一把陈年老垢搓了下来,他灵机一动,把身上污垢揉成了泥团,这不是灵丹妙药吗,他叫了起来,又顺手从修庙的门上剥了些未干的桐油泥包了起来,黄灿灿的药丸——“仙丹”就这样配好了。

他把“仙丹”送给取药的之后,躲在了庙里不敢出门。几天后,财主坐着轿子,竟然是来谢他,又给了他十两银子,外加一匾,上面写着:“神医。”懒汉从此成了财主的好朋友,被视为救命恩人,结束了乞丐生活。

原来,财主患的是“隔食病”(不消化),吃了他的“药”,上吐下泻好几天,居然病全好了,人也瘦了许多,变得很有精神了。

丁甘仁不仅文思敏捷,读书专心致志,还写得一手好字,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。10岁那年能以“修身,齐家,治国平天下”开笔作答。颇受先生赏识和喜爱,在孔先生眼里他是个循规蹈矩、品学兼优的好学生,他也有意加以培养。对孔先生而言,他的学生如能通过乡试、会试,再考取举人、秀才、进士,博取功名,他的脸上有光。这一想法也是每个做父母梦寐以求的事。

“县考难,府考难,院考更难,当名秀才不易。”这是孔先生正



“丁先生，姚小姐病了，夫人叫侬（你，吴语）去看看。”他听罢，提着诊箱就直奔姚家。

姚夫人见丁甘仁来了，如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：

“丁先生快去看看，小姐病了好几天，不吃、不喝、也不说话，急煞我了，或许你可以劝劝她。”丁甘仁没有多想径直去小姐闺房。

其实他们晓得女儿的“心病”。丁甘仁上了楼，进了小姐的闺房。只见小姐平躺在床上，蓬乱的头发盖着面孔，地上还有打翻的碗筷。她娟秀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当看到他的出现，猛地坐了起来，不顾少女应有的矜持，一下子扑到他怀里，哇哇哭了起来，晶莹的泪珠滴在他的衣襟上。丫头见状只好退出了房，关上门。

此时，丁甘仁看出小姐没有病。木讷地看着怀中泪流满面的她，无所适从，也不知道如何来安慰她。过了一会儿，见她抽泣渐止，他定了定神，说出了后来让他懊恼一辈子的话：

“姚家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若娶你，陷己于不义，我宁负你，也不为小人，万望理解与成全，小姐好自为之，多保重。”说完，他扶了扶姚小姐，头也不回地出了姚家。

可以想象，此时的姚小姐多么痛苦，一往情深的她，暗恋无果。她爱他的学识、人品，更爱他不媚附势的秉性，与那些阔少相比他近乎是一个完人，正因如此，她不顾一切冲破陈俗。她原本把这种爱藏在心里，或化着丝丝春雨，慢慢滋润他的心田，让他感受到她对他是真挚的。可是爹娘一次次逼嫁，无奈中这种情感喷薄而出，想不到会是如此结局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现实并非如此，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怨他无情？恨爹娘世俗？她永远无法找出答案。



着泪。大妈见他木讷的样子，又劝慰道：

“佛说，万事随缘去，不生爱憎心，你们有缘分，想开点。”

“你知道她去哪里吗？”丁甘仁向她打听道：

“不知道！”

是啊，有谁会知道呢。家遭突然变故，她连家人最后一面也没有见着，爹气绝命亡，娘和两哥哥被流放荒蛮，生死茫茫。

雪地苍茫，夜幕如昼。他面对人去楼空冰冷的姚宅深院，面对这个空旷的世界，他悲天恻地，忽仰天大呼，一遍遍呼唤玉娟的名字……这声音凄惨悲悯，在空旷的夜里，显得格外怆然，悚人心魄。

是啊！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如果早知会有这种结局，他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娶姚小姐。如果说过去对姚家只是感激，那么，现在有的就是爱了。人的情感很复杂也很微妙，当她身处显贵时既便是爱着他，他可能会无动于衷，甚至敬而远之，反之，当她落难了或者一贫如洗时，他的心会一下子由同情变为爱。这就是爱的反逆性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有人说“同情是爱的温床”。由此可见，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和演绎出的爱情是真挚的、感人的、甚至是伟大的，同时也凸现和展示了丁甘仁高尚的人格魅力。

不久，丁甘仁离开苏州。

如果说丁甘仁是怀着对姚玉娟的眷恋之情和满腔悔恨离别的苏州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而后人更多倾向于行医“失手”逼迫的缘故。

笔者就丁甘仁在苏州的“行迹”进行探究，然世面有多个版本，离苏说法不一，正史、野史莫衷一是。有籍载，一说：“他在苏州时业务平平，一次为县官之子看病时，不慎失手（出了医疗事



丁甘仁的名望随着人气的抬升，诊金也水涨船高，动辄十金百金，亦无吝色。当然丁甘仁是聪明的，也是个有良知的医生。他曾说：“用富人的钱，救济穷人，何乐不为呢。”在他一生中是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不妨我们略举两例，以飨读者。

一天，诊所外息了一辆洋车，走下一对年轻夫妇，女的穿戴华丽，陪同的男人，一身洋服，显然是富家子弟。

原来他们结婚5年，妻至今未孕，已访遍沪上名医，中西药物吃药无数，不见效果，今慕名而来。他自报家门，是闸北区老垃圾桥（今浙江路桥）公和永缫丝厂黄佐卿的公子。父母大人为此甚是着急。来者说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能看好夫人的不育。

丁甘仁一面望、闻、问、切，探究病因，一面问其夫妇生活情况。得出结论：

“夫人病在经血不调，血气两离，故为虚焉。遂开调经汤30帖，日服一帖，以察后效。”并报出诊金，数额自然不少。他们豪爽地支付了银票，这些钱对富家子弟而言，并无吝色。

不想时隔数月，丁甘仁早已忘了此事。这对夫妇再来复诊时，则喜形于色。原来，该女子已有身孕。此次前来，一是报喜；二是奉令尊之命送酬金来。丁甘仁自然不客气，照单全收。

又过数月，公和永缫丝厂黄佐卿老板，在儿子的陪同亲自造访丁甘仁，还雇了一帮人敲锣打鼓，招摇过市。原来，儿媳果真生了个儿子，特来致谢，敬献“送子观音”一匾，高挂于诊所。黄老板十分感激，很诚恳地说：

“丁先生医技高超，令人钦佩，今特登门致谢，承蒙不弃，我们交个朋友。这是我的帖子，日后，如在资金上或有其他什么难处，尽管吩咐，也算给我个报答机会。”

黄老板的话丁甘仁并未放在心上，想不到此公，日后真为丁甘仁解了一时之难，这是后话。



广慈医院院长作了简要讲话后,略带沮丧的口吻郑重宣布结果:

“这次中西医‘擂台’结果,伤寒患者史密特经过 20 天中医治疗,已经基本恢复健康,各项化验指标正常或趋于正常,丁甘仁先生代表的中医获胜!”

说完,人们报以阵阵热烈掌声。丁甘仁英雄般地被推到前台,记者的镁光相机“嘭!嘭!”而闪,像放出的礼花,庆祝中医的胜利。而那位“败擂”的约翰大夫推辞未出席。在大家要求下,丁甘仁作了言简意赅的讲话,他激动地说:

“中西医的出现都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,我们应该携起手来,取长补短,各自包容并发挥优势,与我们共同的敌人——疾病作斗争!”他看了看各位,用手示意,平息掌声后,又激昂地说:

“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,认识有别,这不是彼此诋毁的理由。我坚信并以事实证明,中医是有强大生命力的,她永远也不会衰亡……”

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!

这时,史密特挤出人群,出现在丁甘仁身旁,身着洋服满面红光的他,用生硬的汉语对大家说:

“我是丁大夫的病人,过去我不相信中医,通过这次治疗我改变了看法,我要告诉在法国的家人和身边的西方人,甚至全世界,是中医治好了我的病,Very good!”说完他拥抱、吻了丁大夫。

一番诚挚的肺腑之言,令所有在场华人和记者,闻之动容。洋人也纷纷向丁甘仁伸出大拇指:“Very good(中医伟大)。”

丁甘仁“胜擂”的消息,传遍上海大街小巷,成了振奋人心的话题。《申报》第一时间隆重报道:标题《国医胜擂 洋医败



家，听先生讲，学生写方纸。在马车上，对学生讲病人的情况和用药的道理。在平时，经常研究病理，给学生写作，交先生批改。

张伯臾(第三届)：记得有一次，我随丁师出诊，一起坐在车内。当时我求知欲正旺，读了不少医书，苦于不得要领，于是便乘机向丁师提问：“怎样学好岐黄之术？”丁师沉吟半晌说：“不患人之知，而患己之不明。”寥寥十数字，言简意赅，对我教育很大……我对丁师的寄语是这样理解的：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对于无知、不知来说，是不足为奇的，不知就是不知，面对不知，正视不知，就可以变不知为有知，因此承认了自己的不知，也就是进步的开始。丁师门诊时，每日远近求医者真是车水马龙，门庭若市。虽然诊务十分繁忙，而先生把门诊起居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上午门诊，下午出诊。由于出诊病人多，常常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。一天长时间的工作，身心疲劳已到极点，照理说回家后应该抓紧休息了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先生的窗口灯火通明，朗朗书声不时传出，原来先生仍在秉烛夜读，每至午夜。我不解的是，先生有渊博的学识、高超的医术，在医界和社会上可说是德高望重、功成名就的老前辈了，为什么每夜还要读书呢？我问了先生之孙济万兄，方知先生诵读的是《医宗金鉴》各科心法要诀。先生对经典之作，各家之说都深有研究，为什么还要读金鉴心法要诀？济万兄笑而相告：先生之意在于“由博返约”。读书多是博，然博须防乱，须执其要。《医宗金鉴》要诀编写简括，病因病机及治方皆扼要易记，可谓执简驭繁之作，所以先生日日精读不废。

陈耀堂(第四届)：上午侍诊，下午陪丁师出诊，因此经常有机会亲聆教诲，得益良多。丁师平时貌似严厉，但教起学生来，却能深入浅出，循循善诱，洲勉备至。丁师对《内》、《难》二经深有研究，对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颇有根底，临诊时按六经辨证



《论语·雍也》谓：“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……”在字面上理解或解读为：“广施恩惠，拯救众民。”博：广泛；济：救济。给予群众以恩惠和接济。佛语：普渡众生。用法：连动式；作谓语；形容乐于助人。从“博施济众”看孙中山的理想人格思想的整理与阐发中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孙中山在继承传统道德的理念所在。

丁甘仁悬壶济民、广设善堂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广益南北中医院，造福于民，乐于助人，受到上海民众和各界拥戴。这一切离不开“医”字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所用的“载体”是中医，由此可见，孙中山先生不仅仅嘉许与肯定的是丁甘仁这个人，还有他的载体——中医。那么，可否这样推定，孙中山先生对中医是认可的，起码不抱反对态度。否则“赠匾”不合逻辑或自相矛盾。无独有偶，2005年初，杭州市中医院征集到，市民裘诗路捐出的孙中山先生于1916年给其父裘吉生的题词“救民疾苦”如出一辙，亦绝非偶然之举。在此作者为什么要着重强调这点，因为，目前关于“中医问题”悖论很多，曾有文章说，孙中山早年学过西医（留日），对中医抱有“成见”，又有人谬传他“不相信中医”、“宁死拒绝中医治疗”等等。

事实真相又如何呢？不妨我们回顾那段历史：

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，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（西医）。1924年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后，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，邀其北上指示“一切建设大计”。于是，孙中山于11月13日偕宋庆龄、李烈钧、邵元冲等二十余人，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、日本，至12月31日抵达北京。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，积劳成疾，他得了肝病。次年的1925年初，他被诊断患为晚期肝癌住在北京协和（教会）医院，在西医治疗无望的情况下，有人建议他接受中医治疗，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



3. 湿温证治

湿温病的特点，湿温之邪，表里兼受，其势弥漫，蕴蒸气分，时间最长，湿与温合，或从阳化热，或从阴化寒，与伤寒六经之传变多相符合。治疗原则宜于宣化，使邪从上下分消。

(1) 邪在卫气、气分、按三阳经治法：湿温初起，表未解而胸闷泛恶，苔白脉濡，用桂枝、栀豉、三仁等方；如邪留募原，寒热往来，苔腻滑，用柴葛解肌甘露消毒丹等方；如热在阳明、湿在太阳，而热重于湿，壮热口干，苔黄脉数，则用苍术白虎汤（重用石膏），再加银翘之类；或热迫于下，身热便泄，则宜葛根苓连汤之法；如湿从热化，势将由气及营，同经入腑，宿垢不得下达，加入青蒿、白薇、丹皮、赤芍之类，使有形之滞得下，则无形之邪自易解散。

(2) 湿胜阳微，按三阴经治法：身热泄泻，渴喜热饮，舌灰淡黄，脉象濡数，用附子理中合小柴胡等法；如湿困太阴，健运无权，水湿泛滥，为肤肿腹满，舌淡苔白，脉象迟弱，用五苓、真武等方；如湿温月余不解，身热汗多，神识昏糊，舌苔干腻，脉象沉细，急用参附回阳、龙牡潜降，使得转危为安。

(3) 邪热从阳入阴，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：如灼热有汗不解，烦躁少寐，舌红糙无津，脉象弦数，邪热入营，伤阴劫津，化源告竭，有风动痉厥之变，用大剂生津凉营熄风之品（鲜生地、鲜斛、花粉、羚羊角等）；甚则唇焦齿干，神昏谵语，用犀牛角地黄汤及牛黄清心丸等方。

上述治法应在辨证基础上应用：伤寒方与温病方兼采，经方时方同用。而其辨证特点伤寒辨六经与温病卫气营血是综合运用的。这是丁氏打破常规的独出心裁，也是他在诊治外感热病方面找到的新规律。

（二）诊治疑难重症方面临床经验和成就

历代文献关于内科杂病的记载极丰，丁氏对《内经》、《伤



损,以博稳当之名,可告无罪天下,此其二也;和颜悦色,温语婉词,动效奴仆之称,求媚于妇女庸愚之辈,使其至死不悟,此其三也;三者之外,求见理明决,处方活泼,进而预定病势之吉凶,先言愈期之早暮者,百不得一焉。乃举世悠悠,孰分泾渭之日,于海上得丁师甘仁,师于黄帝、岐伯、越人、元化之书,既多心得,而尤致力于仲景古训。尝谓医有二大法门,一为伤寒之六经病,一为金匱之杂病,皆学理之精要,治疗之准则。更旁及刘、李、朱、张、天士、孟英辈,历代专集,比拟考求,发明其奥。盖不以术豪,而独以积学自高,宜其别病处方。展指上阳春,而沉寒忽散;泼壶中甘露,而元气顿光。有若洞垣之照,大还之丹,孟渎海滨,咸化为春台寿域矣。不幸去岁微疾易箴,大吕黄钟,正音遽寂;茫茫宇宙,大觉焉求。平居以诊务纷繁,著述鲜少,所存仅喉科概要一卷而已。门生故旧嗟叹之余,因倩文孙秉臣世兄逻辑历年医案,以资流传。秉臣世兄宿承家学,临诊多时,其收集者,自当较同侪富且稽也。虽然,先大父又词公以文学之暇,攻研医籍,名被浦江东西,召楼奚丈铸翁曾作读内经图赠之,迄今弃养垂十载,乡人士遇疾苦,犹有称道之者,家藏医案盈尺,余仅辑数十纸刊诸医学杂志,久欲付刊专集,未能偿愿,以视秉臣世兄之孝思,不禁又兴手泽之悲矣。

门弟子上海秦之济伯未甫敬撰

新加坡
PDG



医专门学校第一期学员，曾在上海白克路登贤里十四号楼挂牌行医，挂牌名为“孟河丁甘仁父授内妇科丁涵人诊所”，然不幸早逝。

丁彬章，字济华（丁仲英长子）。生于1909年，歿于1964年，享年62岁。抗战前他曾在上海挂牌行医，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上海《新华医药》及《新华中医药》杂志社董事。丁济华在“反右”运动中被划为右派。故历经折磨，郁郁而终。其子女中有两人秉承祖业（丁景孝和丁和君），迁居美国，继续挂牌行医，弘扬国医。

丁彬刚，字济民（丁仲英次子）。1912年生于上海，歿于1979年，享年67岁。新中国成立前即在上海福州路272号弄7号开设私人诊所，20世纪50年代被钱今阳先生（社长）聘为《新华医药》及《新华中医药》杂志社主编与董事。丁济民先生擅长中医内科，为上海近代医学家，又是全国著名的藏书家、历史学家和中医教育家。1956年丁济民调至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，任该院副院长兼上海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主任，后调上海龙华医院任副院长。

丁彬毅，字济南（丁仲英三子）。生于1913年，歿于2000年，享年88岁。新中国成立前亦在上海设诊行医，解放后调进上海瑞金医院工作。“文革”中被“四人帮”定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牛鬼蛇神”，并列为上海市中医界重点批斗和专政对象。他受尽非人折磨：挂牌、戴高帽、游街等等。白天“监督劳动”，晚上住“牛棚”。“文革”结束获平反，任瑞金医院中医高级顾问。丁济南养女早年迁居美国，并在佛罗里达州自筹资金创办了一所中医学校，旨在振兴中医，培养中医人才，为继承发展孟河医派作出了贡献。

丁文蕴（1911—1982年），丁仲英之女。早年留学美国密歇